

石勒

武乡千古一帝

SHILEWUXIANGQIANGYIDI

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从奴隶到皇帝的传奇人物



◎马生旺 主编

 中国
社会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勒:武乡千古一帝/马生旺主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-7-5087-2759-2

I. 石… II. 马… III. 石勒(273~333)—人物研究
IV. K827=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1061 号

书 名: 石勒——武乡千古一帝

主 编: 马生旺

责任编辑: 孙武斌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: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(010)66080300 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 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(010)66060275

电 传:(010)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编委会名单

特邀顾问：张松仪

顾问：李书吉 骈宇騫 张印斗 李玉文

主编：马生旺

执行副主编：李驰骋

副主编：王照騫 郝雪廷 白国清

编委：张汉杰 程春虎 李如瑾 任广厚

霍跃萍 武承周 李志明 武红梅

常八斤 魏远翔 李仲明

编审：张松仪

古版摘录：马生旺

点校：马生旺 李驰骋 王照騫 郝雪廷

摄影拓碑：马生旺 王照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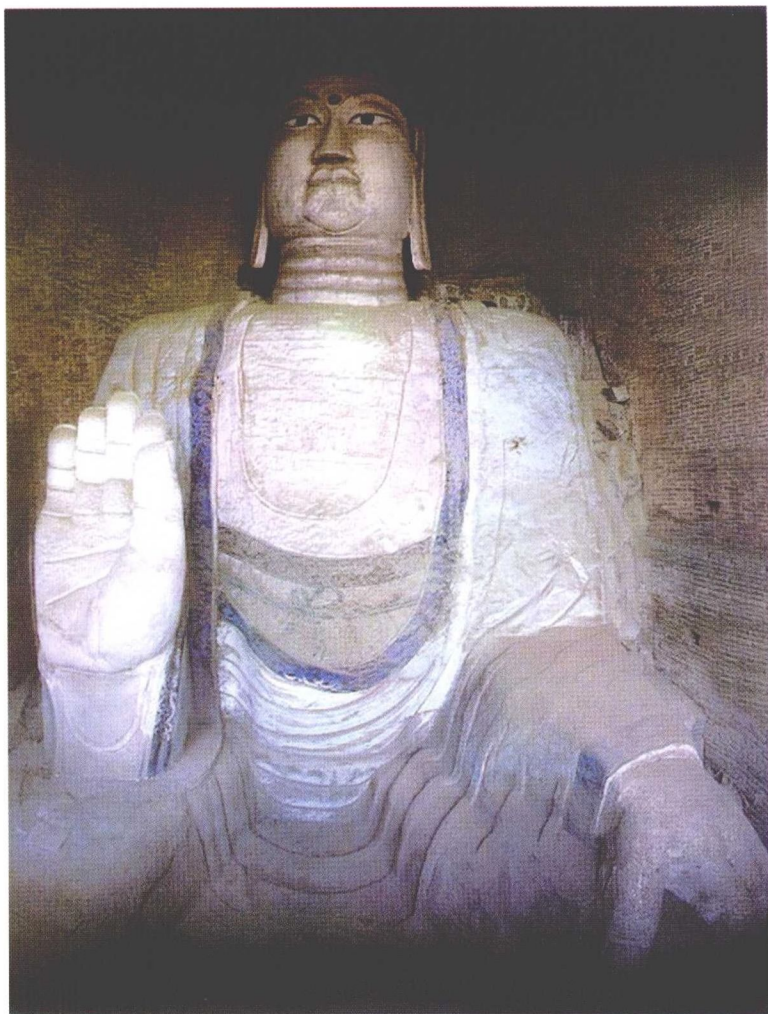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录入：常八斤

石勒画像



黄丽萍 画 石旭昊 提供

黎阳山大石佛——石勒摩崖像



今址河南浚县大伾山 石旭昊 提供

序 一

张松仪

《石勒——武乡千古一帝》是武乡县石勒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历经数年搜集、整理而成的一部文集，内容翔实丰富，涉及文物、古迹、文论、考证等诸多方面。研究会的马生旺、李驰骋等同志，不辞劳苦，辛勤耕耘，尊重历史，编辑成书，让更多的人分享其成果，让更多的人跨越时空，走近石勒，认证石勒，是积极而有益的。

石勒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从奴隶到皇帝的传奇人物，他幼年起名匄，后得字世龙，生于公元 274 年，卒于公元 333 年，上党武乡（现武乡县故县乡东河沟村）人，起兵后，汲桑令他更姓为石，始名石勒。石勒由一羯族的部落小帅之子沦为汉族地主的耕奴，继而为将军，以至成为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皇帝。石勒称帝的经历和治国措施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，特别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

关于石勒籍贯的归依，浩繁卷帙，皆清晰鉴人，掷地有声。清雍正版《钦定四库全书·山西通志》卷五十九“武乡”第 54 页记载：“石勒故居，东河沟北原山下……”这里所说的“东河沟北原山下”，就在今武乡县故县乡辖区内，“东河沟”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。当代熟稔历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以十分肯定的口吻，对他的“老朋友”武乡人纪登奎（时任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，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）说：“石勒就是你们武乡人！”当代史学泰斗范文澜先生也在他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中明确写道：“石勒是上党郡武乡县（山西省武乡县）羯人。”这些记载透露出一个历史信息：石勒者，武乡人也。另外，

石勒当年在上党一带活动的遗址和遗迹也为“石勒是武乡人”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。武乡县故县乡的北原山是石勒屯兵的地方，叫石勒城（石勒寨）。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“悲风落叶铜鞮道，细雨寒芜石勒城”，写的就是他深秋暮雨途中夜宿此地的情景。本书用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史料，充分证明了石勒的籍贯是武乡县故县乡北原山下的东河沟村。

研究历史人文，开发文化产业，是开发未来的启示，是目前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，以旅游业为主的文化产业，被人们称为“无烟工业”。这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品位的提升，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。而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，其前提与基础在于，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。而作为从武乡本地走出去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，无疑是我们研究的首选。颇值得一提的是，当代历史学家在总体分析和研究了我国历史上所有皇帝后，将石勒列入古代一百名“开明皇帝”之内，这就证明，作为一名封建皇帝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但石勒的执政理念和驭政情怀，在今天看来都有一些可取之处。武乡人杰地灵，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数不胜数，而石勒无疑是他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。正如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评价：“少数民族里，历史上也有了不起的人物，石勒算一个。”

本书的编辑出版，为研究石勒及后赵文化提供了资料，为武乡开发石勒及后赵文化提供了依据。只有研究与开发结合，才能使武乡这一得天独厚的古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在现代文明的土壤中结出累累硕果。同时，也希望广大读者，通过阅读本书，增加对武乡历史人物的认识了解，增强我们开发以石勒为代表的古文化产业的信心和决心，进而为家乡的经济发展、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3月于长治

（作者为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）

序 二

李书吉

今年2月，武乡马生旺先生通过邮箱发来长长一篇关于武乡石勒的文稿，读后方知已然是一部条理清楚、篇目很细的书稿了。约在2007年，在山西大学李玉文先生的引荐下，在太原结识了马生旺、李驰骋二位先生，就石勒问题交谈过几次，因为我是学魏晋南北朝史的，故三位先生都表示要我写一篇关于石勒的文章。出于专业上的兴趣，我欣然答应了。此后，我读了相关成果，尤其是近几年来武乡、榆社、和顺等地学者写的有关文章。拜读以后既感动且汗颜。实在地说，虽然我是学这个专业的，但对眼下三县所涉及的问题，不仅没有做过深入的探讨，而且关注很少。故而，材料看了一些，但文章迟迟未能写出来。

可能出于无奈，文章等不来，所以马先生才出此下策，让我写个序。但作序又如何担当得起，我既无资望，又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无过人之处。然马先生几次电话催促，使我再无退路，只得勉为其难了，只好把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写出来，供参考批评。

—

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，魏晋南北朝是最关键时期，民族间的交往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，这个时期不是唯一的。但是这个时期一批批少数民族长驱进入中原。民族间、部落间错居杂聚，其碰撞之惨烈、交往之频繁、交流之广泛、融合之紧密是空前的。

东汉后期，由呼伦贝尔湖南下的鲜卑向匈奴故地推进，迫使居于河套地区的匈奴向内地挤压，这样就使汉族与匈奴间的冲突

加剧。在剧烈的冲突中，北匈奴被逐出境外，而南匈奴则内附，分居于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。到曹操时则把匈奴分为五部，全部迁入山西。从三国到西晋五部匈奴都没有大的动作，但在此期间又有西域或域外民族不断涌进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复杂局面。西晋后期“八王之乱”爆发，以此为导因使固有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骤然加剧，历史进入东晋十六国大动乱时期。

正在“八王之乱”中的成都王司马颖、东海王司马越内讧之时，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，不久迁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。这时汲桑、石勒在山东在平起兵。汲、石义军先攻破邺城，杀死司马越属部司马腾。但很快就被司马越属部、西晋濮阳太守苟晞打败，汲桑被斩。石勒逃到了乐平上党，在上党收服了胡部大张劭督，举部投附刘渊，后又在乐平收服乌丸伏利度，被刘渊汉国署为平东大将军、平晋王之职。石勒遂东出攻陷钜鹿、常山等地，拥众十万，以张宾为谋士，另编君子营。接着东攻徐州、豫州、兖州诸郡。公元310年，刘渊去世，刘聪即位，加封石勒为并州刺史，此时西晋的并州刺史是刘琨。

公元311年，石勒所部在苦县歼西晋十万主力，俘晋宗室四十八亲王。接着会同刘曜、王弥攻陷洛阳。西晋灭亡。当时的局势是西晋王浚据幽、燕，猗卢据雁门，刘聪据平阳，刘琨据晋阳，琅琊王司马睿据江南。石勒在灭西晋后迅速挥兵南下，准备谋取江南，并且已同司马睿北上部队胶着在寿春。这时谋士张宾劝石勒，向南发展没有出路，应当稳住平阳，扫定并、蓟，选择邯郸、襄国之一城作为都城，可扫清北方，建立王业。这是一步很要紧的棋。石勒接受了张宾的计策，遂北进，占据襄国。

石勒的这一举动马上引起王浚和刘琨的恐慌。西晋后期，“八王之乱”，特别是司马越和司马颖对立时期，鲜卑和匈奴都参与了这两股势力的兼并。刘渊汉国建立后，在国内迅速形成两大敌对的阵营。一方是匈奴汉国和石勒的结合体，另一方是鲜卑与西晋司马越政权的结合体。而并州的刘琨托盛乐猗卢，幽燕的王

浚得到辽西鲜卑段疾陆眷的支持。石勒刚据襄国首先受到辽西鲜卑的攻击。王浚派部将王昌及鲜卑段疾六眷、段匹磾、段末柸等五万人攻打襄国，石勒首先击败段末柸所率的鲜卑前锋部队，屡挟段末柸为人质向段疾六眷求和结盟，致使段疾六眷撤兵返回辽西。接着石勒又攻取邺城、定陵，取得崞山以东各郡县，翦除了王浚的羽翼，开始谋取幽州。公元314年，石勒派王子春游说王浚，明则称藩拥戴王浚称帝，暗则准备实力，谋求吞并。经一年多周旋，使王浚放松警惕，石勒遂轻骑入城，王浚不仅不设防御，反备宴款待。席间，石勒生俘王浚，轻取幽州及相邻郡县。

消灭王浚后，石勒就把视线转向刘琨。公元316年，鲜卑拓跋部猗卢内部发生王位之争，长子六修杀猗卢。猗卢旧部大将卫雄、箕澹等率部属三万余户投奔刘琨。其时平阳大饥，不少人流向晋阳，这种形势本来对刘琨十分有利。但刘琨处理不当，而石勒此时迅速出兵使刘琨来不及作新的部署。石勒先攻乐平（今山西昔阳），刘琨遣将军箕澹率十余万众讨伐石勒，箕澹在石勒和前锋军孔苕的南北夹击下大败，长史刘弘以并州降于石勒，刘琨奔段匹磾，后为段所杀。

公元318年刘聪死后发生了靳准之变，石勒趁机攻占平阳。公元319年，刘曜建都长安，国号为赵（前赵）。石勒亦称赵王（后赵），建都襄国（今河北邢台）。接着石勒以晋阳、平阳、襄国、邺城为基地向东、南进攻，取得青、豫、兖等地，把司马氏的势力挤在黄河以南，形成后赵、东晋南北对峙的局面。石勒去世后，石虎继位。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使国内大乱又起，发生了冉闵之变。后赵石虎政权不仅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，反而以他的暴虐把政权推向绝境。刘渊汉国后期出现的靳准之变，后赵发生的冉闵之变，都是汉人发生的兵变，这看起来是历史的巧合，但其背后蕴涵着诸多必然的因素。

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段历史，应给予石勒建立的石赵政权什么评价呢？过去史学界把魏晋南北朝此四百年历史看做是黑暗的

时期，或说历史倒退的时期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认识有所变化。但大多数研究者也只是把视线放在对北魏政权的探讨和评价上，尤其是对孝文帝的评价上。对此前十六国时期的政权研究极少，而对石勒后赵政权的认识更是浅显。

鲜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，特别是孝文帝在位时期所进行的系列改革是卓有成效的，改革包括政治组织、军队构成、社会制度、经济结构、民族习俗、文化传统等，都有相当的建树。这个理解是正确的，但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此前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做法。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，它的许多成功之处，来自于此前少数民族政权的挫折、经验、教训。因此，北魏的许多改革不是突发的、孤立的，而是十六国以来整个少数民族政权链条上的一个环节。从性质上说，他们都是反对西晋司马氏腐朽统治的组成部分。尤其是石勒是一个四处乞食，后来又被两胡一枷掠卖的奴隶，他衣食无着，身陷绝境，被逼无奈从挣扎中奋起反抗，其行为是正义的。

从石勒政权的民族构成和政权的演变情况来看，石勒在向王浚的奉表中说：“勒本小胡，出于戎裔。”（《晋书·载记》）石勒称王以后“号胡为国人”（同上），显然是以胡人为主体的政权。但是，他的谋士张宾是赵郡大族，是汉人。他的十八骑也基本上是汉人。后来的构成则更为复杂，有乌丸、鲜卑、匈奴、羯、氐、羌等族，但为数众多的还是汉人，如进攻清河、平原、阳平时，仅一次降勒者就有九万余口。石勒麾下究竟有多少羯人，不得而知，冉闵政变后“躬率赵人诛诸胡羯，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”。但这里说的，不单是羯，还有胡，羯人究竟有多少，不得确知。所以总体来看石勒政权是以胡羯为主体，联合少数民族各族及汉族人民进行的一次反晋斗争。

但是，这个政权有一个明显的矛盾，就是上层统治者胡、羯少数派和下层各族民众，尤以汉人为代表的多数派之间的矛盾。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在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无法避免的。而

在这种政权内，如最高统治者是开明的、有卓越政治军事才能的、有威望的，那么统治者内部就相对稳定，其所统治下的民众也愿意归附，各族间的矛盾也相对缓和。如果继任的最高统治者没有政治见识或军事才能，就可能导致统治集团的松散；或者用残暴的手段来进行统治，必然致使固有的矛盾爆发，甚至政权毁灭。这种情况如上所述，在刘汉政权和石赵政权中都发生过，如前期靳准之变，后期冉闵之变。石虎就是一个政治上无见识的暴君。他的荒淫、贪婪、暴虐，最终导致政权的覆灭，所以石赵政权到石虎统治时，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以上所谈是关于这个政权的一些认识。那么对石勒这个人，也应当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。毛主席说石勒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，这是一个客观、正确的论断。

首先，我认为，石勒有锐利的政治眼光，能审时度势。“八王之乱”后，群雄逐鹿，天下大乱。石勒就在这种局面下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在矛盾中求壮大，周旋于各种势力中，并由此异军突起，称霸中原。石勒利用汲桑起义，拉起了自己的队伍。汲桑虽为起义首领，但石勒的十八骑事实上已成了这个队伍的核心。而在实际斗争中，身为羯胡的石勒，大量起用汉族士人，如用张宾为其谋划决策。起事后投到成都王司马颖的阵营中，借公师藩之势发展自己的力量。正当司马颖和司马越激烈争夺，刘渊起兵，占据平阳重镇并东出征战之时，石勒又以收服胡部大张匍督和乌丸伏利度两部归附刘渊。而当其在洛阳附近一举消灭司马越西晋宗室四十八王及十万主力后，挥师南下与司马睿争锋时，又及时听从了张宾的建议，回师北上，占据襄国，有了自己的根据地，并以此谋取幽、并。石勒这个做法本来是张宾的意见，但在关键时刻，石勒毫不犹豫地采纳部下的献策，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决断力。他虽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武夫，但在进取幽州时，却表现出过人的智慧。他并不是用武力硬拼，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，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了王浚。石勒先以战败的辽西鲜

卑段末杯为人质，逼使首领段疾陆眷与之结盟，又以劝进称藩的计策稳住王浚，为他争取了时间，储备了实力，然后轻取幽州。接着马上出兵，南北夹击，打败刘琨的部将取得并州。并由此扫平中原，形成与长安刘曜、江南司马睿三足鼎立之势。不久又击败刘曜，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。

其次，石赵建立政权后，在政治上也有诸多建树，如清定五品、续定九品、制五千律文等。五品之定当为两汉制度，而九品之定则是承魏晋之制。这些制度上的改革已超过刘渊汉国。九品之制也是其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点。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张宾过早地去世，石虎继位后不重用士人，改革中断了。

二

研究石赵政权，不能不涉及羯族这个民族的由来和归属。史籍关于羯族的记载很少，只是在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中有一些粗疏的线索。《魏书》说：“其先匈奴别部，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，因号羯胡。”《晋书》说：“上党武乡羯人也，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。”据此，学者提出不同的认识。唐长孺先生认为是西域胡。王仲荦先生认为其祖先是石国人，认为《魏书》有者舌国，《隋书》有石国。谭其骧先生认为是中亚康居人统治下的索格底亚人。陈寅恪先生认为是月氏人。童超先生认为是康居（羌渠）游牧人，因西汉时康居“东羁事匈奴”，因而有一部分康居人可能随匈奴东移，转战到今武乡一带，因他们既是康居人，又是匈奴的附庸部，故称匈奴别部。本书收王青先生论文认为，从相貌、姓氏、葬俗、宗教、语言等分析是来自昭武九姓的宗主国康居。王青先生还说：康居同石国可能是同一民族，另外羯胡中尚有来自月氏国的支姓，来自龟兹国的白姓，还有粟特康国的叫粟特康的人。

这些认识各有所据，但仔细分析，并无太大歧义。综合这些认识，我们可作如下推测，羯族同匈奴有很深的关系，所以史称

“匈奴别部”。石勒就说“勒本小胡”，所以二者是有很深的渊源的。但羯族不是匈奴人，所以史籍多处都是羯、胡并称，羯族可能居于康居，一度依附匈奴，当匈奴大举入塞之时，康居部分部族随之内附，以后辗转散居于山西、河北等地。康居是昭武九族的宗主国，因为这个部族为匈奴席卷而来，和匈奴既有森严的统属关系，又有密切的往来，所以过去的族姓逐渐淡化。魏晋时入境匈奴有十九种，而十九种中，同羯有关的除羌渠以外，尚有鲜支种、力羯种等，究竟哪个是羯，已难确知。石勒的姓名是汲桑取的，汲桑为何给他定姓为石？而汲桑为石勒定姓为石，石勒能欣然接受，是否与其对祖先的记忆有关？这需要继续讨论。近来又有称为石勒六十九世孙的石旭昊先生著文提出石勒是犹太人，文中说石先生正在著书，不久将有成果面世。我感到很兴奋。这必是一个大成果，是该研究的一个最新视角。它不仅是对石勒羯族研究的一大推进，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说，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大突破。由衷地期望大作的问世。

近年在关于石勒的研究中，有一个热点问题，就是石勒的出生地问题，由此引起和顺、榆社、武乡三县之争。我个人觉得这个争论很有必要。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去伪存真，最终的目的是寻求历史的客观真实。但是完全回复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过去，已然不可能，只能做到不断向真实靠近。在讨论中，也引出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，就是研究的动机，我自己觉得，历史研究从来就是有不同动机的，或为政治，或为组织，或为经济，或为道德。研究的动机从来就是不纯粹的。正是这种不同的动机在不断地激发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，今天我们带着旅游经济的想法去探讨历史，也是继续推动历史研究的一个契机。

关于石勒出生地问题，我在二十几年前参编《山西通史》时，在写到石勒时也说他是“上党武乡（今榆社）人”，实在地说当时没有细究，采用的是王仲荦先生的观点。在三县争论的启发下，又重新作了些查考和思索，觉得此说不妥。

三县出生地之争，集中的分歧还在于榆社和武乡两县之争，而争论的焦点是武乡、榆社两县的行政沿革和北原山所在地。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正史上的一些互相矛盾的记载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，上党郡有长子、屯留、铜鞮、沾、涅等十三城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，上党郡有铜鞮、涅、襄垣、武乡等十县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载，有上党郡、乡郡，乡郡有阳城、襄垣、乡、铜鞮四县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，上党郡有襄垣、乡、铜鞮等十县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，潞州大都督府，隋上党郡，下有襄垣、铜鞮、武乡等十县。此时榆社属辽州。

这里有三个关键点，并由此引起歧疑。

其一是乡县的设立。《魏书》载：乡郡有武乡城、魏城、榆社城。《隋书》载：石勒置武乡郡，后魏去（武）字，开皇初郡废，开皇十六年分置榆社县。《旧唐书》在“辽州榆社”下有“晋武乡县。义宁元年，分置榆社县”。其二是涅城的置废，后汉有涅，西晋有涅、武乡。《魏书》在“阳城”下有涅城，《隋书》在“铜鞮”下说“有旧涅县，且魏改为阳城，开皇十八年改为甲水县”。《旧唐书》在“武乡”下说“汉垣县，后魏曰涅城”。其三是乡县设立前治所的变动。《旧唐书》在“武乡”下载“汉垣县，后魏曰涅城，移治于南亭川，改为乡县”。

显然上面的记载使我们产生一些疑问，即可以确定的是东汉时期的涅应当包括武乡、榆社两地。西晋时，从上党郡分出乡郡，而此时的乡郡内就有了武乡和涅的并立。到北魏时，建制中有乡郡和乡郡下的武乡城，但涅的建制已不见。但在建制下所提到的有三处，即铜鞮下、阳城下、武乡下都有关于涅的称呼，出现了三涅，并分别见于《魏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中。如果按《旧唐书》说北魏时的武乡称涅县，那么武乡移治后到了南亭川，南亭川属新改名为乡县，而乡县当然不是旧武乡，应当是今武乡。所以主榆社说的就认为，旧上党武乡所指当属今榆社。但是涅地即北魏武乡说是《旧唐书》的认识，而《魏书》则说阳城为

涅城，显然是矛盾的。《魏书》的编纂者魏收是北齐人，所载应当较为可靠一些。

所以，产生分歧是来自于史籍本身的错乱记载，由这种正史记载中的错乱导致了以后一些地理志书解释上的衍义。近来，马生旺、李驰骋二位先生著《石勒是武乡人无可争议》一文据《榆社县志》、《武乡县志》以及相关古地图，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，其探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另外，探讨石勒出生地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点，正史中所载北原山是唯一的一处可寻的地理位置，这个记载很重要。但北原山究竟指哪里？马、李二先生认为北原山就是今天武乡境内的鞞山。石勒年轻时常年闻鼓声，正史有明确记载，而且同鞞山相关的口传故事，在今武乡民间有广泛的流传，有很深厚的文化传承作为支撑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和依据，应当引起重视。主榆社说的认为北原山并非指一座具体的山，而是泛指北边高原，似乎于理不通。

三

最后，我想谈谈石勒及同时代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历史遗产。对石勒此人，过去人们不重视。今天看来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很多。在对他的探讨中引发的一些问题非常有意义。对于石勒的身世、祖籍的探讨，为我们重新认识二至六世纪时民族迁移、东西文化交流等问题打开一扇窗户，后赵的一些活动及以后的种种传说，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新的文化堆积层。

我们看到石勒如何由一个被掠卖的奴隶，成为叱咤风云、显赫一时的皇帝。在武乡有类似三国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关于石勒、怀德、怀恩三兄弟的传说。有似诸葛亮助刘备、荀彧助曹操的文治武功的关于石勒和张宾携手取天下的故事。人们传诵着十八骑护佑石勒逐鹿中原、扫荡群凶的英雄事迹。有人更把十八骑塑造成佛教传说中的十八罗汉，抑或把西楚霸王的霸王鞭技改造成十

八骑绝艺，进而演化成一种世代流传的霸王鞭舞蹈。在石勒闻鞞铎之声的鞞山一带，更有石勒的行军道、牧马场、读书社等种种遗迹和传说。武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村一镇都浸泡在浓郁的英雄传说中。

而高僧佛图澄在武乡民众间更是一位被神化了的人物。他是一位能插芦成泉、碧池澄金、焚香驱盗、袈裟化井、惩恶扬善、看破天机的神僧。佛教高僧进入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，佛图澄是第一人，他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佛图澄从西域来到中土，他为什么选中石勒的后赵政权来布道传教？后人又为什么把武乡看做是佛教传播的一个圣地？是因为石勒、石虎是没有文化的一介武夫，抑或是因为他们父子的残忍和暴虐，还是因为石勒本来就是西域人，天生就有佛缘？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个从西域来的僧人，企图用西域宗教点化和成就一个由西域人在中土建立的政权吗？这些问题值得探讨。这里我再把人们常用的一条佛教传播中的材料写出来，供参考。石虎执政时，汉人王度曾同他有一段对话，耐人寻味。王度上奏建议石虎禁佛时说：“佛是外国之神，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。”石虎回答说：“朕生自边境，忝当期运，君临诸夏……佛是戎神，正所应奉。”后赵、北魏以及辽、金、元、清时，佛教的传播都很隆盛，其中原因值得思考。

2009年5月于太原

（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文博学院、旅游学院院长，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）